



人生自是有情痴

——读《红酥手》

徐俊民/文

爱情与死亡，是文学创作中最永恒又最难以言说的主题。生者未经历过死亡，死者无法向生者揭示死亡的真谛，故圣人云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生与死，皆是谜团。爱情，谁又能说得清？刘兰芝毅然投池，焦仲卿自挂东南枝；林黛玉泪洒一生，贾宝玉遁入空门。这些古典悲剧中的爱情标本，在《红酥手》的“梦游体”叙事中，被赋予现代性解读。

在《红酥手》中，郑凌红将这一生死二元对立的哲学命题，解构为爱情光谱的两极：唐婉饮下黄藤酒时，死亡成为爱情最浓烈的显影；陆游题写《钗头凤》时，生命在遗憾中诗意地永恒。郑凌红以“爱无常”“爱不得”“爱别离”“爱有道”“爱心理”五卷，重构爱情史诗，实则是在解构传统叙事中“从一而终”的执念。书中的“红酥手”意象，既是对陆游原词的致敬，也是对当代情感困境的隐喻——那些看似温润的情感，实则布满时代压力的裂纹，层层剥开爱情的脆弱、无常与矛盾。

他以来人的视角，畅谈爱情这场混沌修行。我们曾在其中泅渡、沉沦或牺牲。第五卷“爱心理”中“先救谁”的思辨，恰似萨特“他

人即地狱”的存在主义困境在婚恋领域的投射。第三卷“爱别离”里，作者剖析《前任3》的自毁仪式，用疼痛封存回忆，以体面分手纪念无法忘却。爱情非婚姻，无需物质介入，只需两情相悦。但婚姻不同，现代人的婚姻需强大的物质支撑。爱情走向婚姻途中，常被抛至路边，于是有人撕心裂肺，有人坚定从容。

即便在爱的修行中修得正果，也可能终融于生活琐碎，从惊天动地归于柴米油盐。这种爱情熵增定律，在书中具象为厨房里的计时器：热恋期的心跳加速，被熬汤火候的精准控制取代，情感的量子纠缠终将坍缩成日常生活的经典物理。但郑凌红并未陷入虚无，他在第四卷“爱有道”中给出的解法颇具禅意：真正的爱情修行，不在抵抗磨损，而在接纳时间包浆的温润，如同莫高窟壁画历经风沙仍葆华彩。

书中提到的钟求是小说《地上的天空》中的“来世婚姻协议书”荒诞情节，与《红酥手》开篇的“梦游体”形成互文。朱一围在现世婚姻制度外寻找情感寄托，郑凌红笔下的人物则在虚实交织的梦境中重构爱情语法。这种双向突围，印

证了罗兰·巴特《恋人絮语》中的论断：爱情本质上是一场符号系统的暴动。

人类几千年文明史，无一部爱情史能给出爱情标准答案。《创世纪》的巴别塔寓言，在书中演化成更深刻的隐喻：当现代人用社交软件翻译情话、用消费符号包装承诺时，语言的异化何尝不是新型巴别塔的坍塌？但郑凌红在结语处留下希望的裂隙——爱情的终极智慧，或许就藏匿在那些未发送的微信草稿、未兑现的旅行计划、未说出口的清晨问候里。

“人生自是有情痴”，当郑凌红将经年历练化作文字时，那些浸透《钗头凤》残碑的遗憾、散落《地上的天空》的未竟之约，都在书页间重新凝结成光。我们突然读懂：所谓痴情，不是在时间洪流中堂吉珂德式的冲锋，而是在洪流经过的滩涂上坚持播种星火般的刹那真心。这种清醒的痴意，或许正是郑凌红献给这个不确定时代最温柔的解药。

算法之河中的文明倒影

——读《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》

诸纪红/文

当自动驾驶汽车在十字路口面临道德抉择，其“思考”路径是否蕴含了人类文明的某种集体潜意识？当医疗AI在癌症筛查中显现种族数据偏差，我们是否在算法的褶皱中窥见了历史的结构性伤痕？张长水的《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》犹如一台精密的时间机器，引领读者穿越从图灵机到生成式大模型的智能演化历程，在数学公式与代码逻辑的交织中，揭示人类认知革命的深层脉络。

该著作最迷人之处，在于以拓扑学思维拆解人工智能的认知结构。作者以“数字炼金术”为喻，将机器学习中的梯度下降算法比作中世纪炼金术士的加热坩埚，两者均通过反复试错寻求最优解。这一跨时空类比非文学修饰，而是直指智能进化的本质：无论人类从青铜冶炼中提炼化学规律，还是AI从海量数据中提取特征模式，其核心皆为信息熵减的过程。书中对卷积神经网络的剖析尤为精妙，作者将图像识别比作“像素马赛克的重组游戏”，犹如考古学家拼接陶罐碎片，只不过AI的“考古现场”是数字矩阵，而“文物修复”的准则是损失函数最小化。

张长水的学术坐标锚定在技术哲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汇处。他如游走于硅基与碳基世界的双语者，既能以严谨的数学语言推导反向传播算法的收敛性证明，又能以“机器如何理解悲伤”等人文命题拓展读者的认知边界。在解构自然语言处理时，作者揭示了一个颠覆性真相：BERT模型通过注意力机制捕捉词语关联，其实质是在重建柏拉图的“洞穴寓言”。那些投影在词向量空间中的语义影子，是否比真实世界的所指更接近“理念”？这一思辨令人联想到《斐多篇》中对灵魂不朽的论证，只是当代的“灵魂”已变为参数过亿的深度神经网络。

相较于同类著作对技术奇观的沉迷，张长水始终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。在讨论推荐系统时，他犀利地指出，协同过滤算法制造的“信息茧房”实质上是笛卡尔“我思故我在”的数字化异化。当用户画像愈发精准，人的自由意志反被压缩成概率分布函数中的局部最优解。这种批判非技术悲观主义，而是基于严密的逻辑推演：书中用博弈论模型证明，过度个性化的推荐最终会导致文化多样性的熵增危机，其论证过程可与谢林对冲突决策的经典研究相媲美。

最具启发性的，是作者对“机器伦理”的拓扑学重构。传统伦理学中的电车难题，在书中被转化为马尔可夫决策过程的奖惩函数设计问题。当自动驾驶系统需在保护乘客与行人之间做出抉择时，张长水提出的方案既非功利主义计算，也非道德绝对主义，而是“动态伦理拓扑空间”——通过实时感知环境风险密度，使伦理决策成为连续谱系，而非二元切割。这一将康德的绝对命令转化为损失函数的尝试，隐约指向人机共生的道德未来。

在量子计算章节结尾，作者留下一个博尔赫斯式的哲学追问：当量子比特处于叠加态时，机器的“思考”是否也获得了某种平行宇宙的视野？这个问题如丢勒版画《忧郁I》中的悬置幻方，将读者带入科技与人文的迷雾。回望全书，那些关于搜索算法、知识图谱、多模态融合的技术剖析，突然展现出更恢弘的图景——人工智能的进化史，何尝不是人类将自身认知范式对象化的精神史诗？当张长水以蒙特卡洛树搜索算法比拟哥伦布的航海冒险时，他真正揭示的是两种文明探索者共享的底层密码：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，以有限理性寻找新大陆的轨迹。

这部著作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厘清了人工智能的技术肌理，更在于提供了一种认知框架——当我们凝视算法的镜像时，所见不仅是机器的逻辑，更是人类文明自我迭代的基因图谱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》就像普林斯顿大学那台探测引力波的激光干涉仪，既记录着硅基智能的时空涟漪，也测量着碳基文明在数字宇宙中的引力红移。

高低/文

翻开《母爱的学问：名家忆母亲》的目录，犹如推开一扇窗，窥见中国现当代文化名人内心深处的秘密花园。老舍、季羡林、史铁生、铁凝、袁隆平等三十八位大家，以各自独特的笔触，描绘出“母亲”这一永恒形象的多面性。此书的独到之处，在于主编朱永新，这位教育大家，并未简单汇编这些感人散文，而是从教育学视角独具匠心地切入，将零散的母爱记忆编织成一部生动的“爱的教育”教材。

代序《母爱是一门学问》中，编者援引福祿倍尔与梁启超的论述，提出全书核心理念：国民的命运掌握在母亲手中。这一宏大论断，在书中每一篇私人记忆中都得到了细微而具体的验证。胡适在《我的老师就是我的慈母》中，回忆母亲如何以“做人的训练”替代空洞说教；老舍笔下的母亲，则以“生命的教育”潜移默化地影响他，这种教育“不依赖文字，而是凭借行动与性格”。母亲虽非职业教师，却是孩子的启蒙者；母爱虽非系统知识，却是最基础的人文课程。



鲜血梅花：出门远行，一场精神的漂泊

——读《鲜血梅花》有感

刘东丰/文

阅读余华的《鲜血梅花》是计划之中的事。自年初开始的余华文集阅读已持续三月，如今轮到《鲜血梅花》。

“一代宗师阮进武十五年前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。”小说以江湖恩怨开篇，这是上世纪80年代武侠小说的典型叙述方式。那个时代，多少少年梦想仗剑天涯，我仿佛看到了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中少年的未竟之路。

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中的少年，背着红背包，执着重寻“旅店”，却在黄昏的山路上屡屡碰壁。殷勤的卡车司机转瞬变为施暴者，满车苹果在哄抢中滚落山崖，连红色背包也被践踏成泥。那时我想，若少年有一身武艺，何至于此。

少年出行，应有利器。于是，《鲜血梅花》来了，江湖成名标志物梅花剑落在了少年背上，但这柄利器却比红背包更添血腥。梅花剑在少年父亲手中成名，也伴随着他倒在清晨的屋外草地。谁有这样的本领？不清楚，只知是死于两个黑道人物之手。鲜血预示着杀戮、仇恨，十五年后，少年背负宝剑，踏上报仇之路。

若无小说开头的唤醒，仗剑出行的梦想或许只能埋在儿时记忆深处。长大后，那些梦中的飞舞、一剑荡平天下事，都成为了历史的沉淀。在余华的小说中重见这些，尘封的记忆倏然而至。恰在阅读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之后，我有时感觉

自己也在那条漫无目的的大道上。

小说名“鲜血梅花”，看似预示江湖腥风血雨，实则只是茫然的寻找和出人意外的报仇成功。少年不会武功，他的报仇只是无知的行走。家世对他无意义，母亲的决绝预示着他没有回头的可能。他的存在，就是漫无目的的无知行走。就连云海深仇，也被别人早已报掉。他只能茫然回忆出行的每一个巧合。

寻找杀父仇人是母亲交给少年的任务，但当他得知仇人已死时，心中并非高兴，而是一种失重的滋味。寄予一生的东西突然不在了，生活真是笑比哭还难。余华为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预留了一个车厢，却给这肩负血海深仇的少年留下了茫然的十字路口。是茫然无知地出行，还是给自己一个目标活着？绝望的尽头，也许就是另一种希望。

《鲜血梅花》有武侠小说的开头，却没有快意恩仇。余华给少年的只是一个行动。背起红背包或背负绝世宝剑出行，都已不重要。未来的旅途，高低起伏、大江大河、洪水激流，足以改变一往无前的行程。顺其自然是一种姿态，奋勇向前是一种追寻。茫然的十字路与心灵的栖身地，皈依于出行的自觉。

当取人性命的梅花剑成为标志物，“鲜血梅花”预示的血腥成为云烟。惯例和预设只成为假设，茫然和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。时光经不起消耗，希望经不起打击。顿悟的刺痛需要痛彻心

扉，绝处逢生不是上天飘来的慈悲。远行的背囊，需要装下信念与坚毅。

余华用《鲜血梅花》撕碎了武侠叙事的浪漫外衣。少年背负的梅花剑，与其说是利器，不如说是命运的枷锁。对无武功的少年来说，复仇成了荒诞的符号，如同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中始终找不到的“旅店”。人们总以为使命必达，最终却发现结局与理想早已分离。

人生本无预设的意义，唯有行走本身构成全部答案。梅花剑上的血痕，是旁观者强加的想象。余华以冰冷的笔锋挑破少年热血的幻象：江湖没有快意恩仇，只有无目的的行走与偶然的终结。唯有行走本身，才是最后的姿态。

